

● 林可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春风又绿的时候



春风又绿的时候

林 可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风又绿的时候/林可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8.1

ISBN 7-5008-1945-5

I. 春… II. 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6305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通县鑫欣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9.75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14.00 元

简介

春暖乍寒，年轻、英俊的徐光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北方特种机械厂厂长，他的到任犹如一股春风为这个连续三年亏损的军工企业带来了新的希望。

本书没有全景式的改革大潮镜头，而是撷取了改革时代中的一朵朵浪花。以徐光为首的在军工企业工作的人们，由于新旧两种观念的碰撞，生活充满了跌宕起伏的矛盾和冲突，表现了困境中他们对生活的强烈热爱，以及渴望理解，追求幸福与爱情的美好愿望，许多细节折射出人性的柔情光辉。

本书着重描写了主人公徐光对于事业的执着追求，以及面对挫折的困惑与痛苦，同时也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徐光丰富的情感世界，面对贤慧温柔的妻子欣茹和志同道合有一双清澈如水眸子的下级袁丽，他的内心常不自由主掀起情感波澜……

本书情节温馨，格调优雅，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

第 一 章

早春二月。

北方的风仍然是冬天的势头，随着太阳的落山而逐渐强劲起来，在华灯初上的街道上毫无顾忌地肆意打着旋，路上偶尔走过一两个穿裹着厚厚冬装，缩着脖子匆匆赶路的行人。

夜幕沉沉，北方特种机械厂大门口静悄悄的，由于远离市中心，少了稠密的建筑群，风更加畅通无阻，竟发出“呜呜”的叫声。在呼啸的朔风中一位身材颇长、竖起黑呢子大衣领的人来到了厂大门口，他完全没有理会扑面而来的寒风，竟然在大门口停住了脚步。

他抬起头，出神地望着月光中泛着冷冷清辉的不锈钢飞檐，现在的厂大门已和他记忆中的景观完全不同了，以前的灰色混凝土门柱，白底黑字的木头厂牌已经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两根气度不凡的白色大理石灯柱，灯柱顶端飞起一条由宽渐细的不锈钢飞檐，两条飞檐在空中相对而不相接，形成了意连而实不连的艺术构架，布局构思巧妙，线条洗练舒展，色调高雅华贵，只看大门，谁能相信这是一个亏损两千

多万的企业呢？

他心事重重，面色严峻，时而仰脸望望大门上凌空飞起的不锈钢飞檐，时而低头踱步沉思，风不时撩拨着他的大衣下摆，在大理石门柱上灯光的投影中，他独自徘徊的身影竟像长出了两个翅膀，活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鸟儿。

他就是刚被任命的北方特种机械厂厂长徐光，面对晋升，此时他的心里没有丝毫喜悦，而是沉甸甸的。

上周星期一，从北京中央党校学习回来的徐光第一天上班，机械厅人事处处长蒋玉娟就走进他的办公室，“徐主任，郑厅长让你去一趟。”

“什么事儿？”

蒋玉娟抿嘴一笑，“去了就知道了。”

蒋玉娟是徐光的校友，她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高材生，平时她对徐光这个小校友很关照，徐光也很敬重她。

走到厅党组书记兼厅长郑校白办公室门口，蒋玉娟拍拍徐光的肩头，悄声说：“郑厅长要交给你一项重要的工作。”说完神秘一笑，走了。

“郑厅长。”

厅长郑校白正在伏案工作，听到徐光的声音，他抬起头，摘下老花眼镜。

“噢，小徐来了，请坐。”

郑校白关切地问了几句党校学习的情况，接着话锋一转，切入了正题。“小徐，今天叫你来是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组织决定，厅党组决定提拔你到北方特种机械厂担任厂长职务。”

“当厂长?!”徐光惊讶地看着郑厅长，他感到十分突然，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

郑校白从宽大的办公桌旁走了出来，点着一支烟，“北方特种机械厂过去一直是我们军工系统的一面红旗，这几年连续亏损，原因主要是领导干部思想观念保守，改革意识不强，军转民品生产措施不力，这些情况你也知道，我就不多说了。我们不能让企业再这样亏损下去了，厅党组决定对一些企业进行领导干部调整。”

“可是郑厅长，这……我没有基层管理经验。”徐光恳切地对郑校白说。

郑校白不以为然地摆摆手，“经验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如果不去实践，永远都会没有经验，这方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从郑厅长的态度中徐光感到此事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同时，他也意识到这次提拔除了说明领导对自己的器重外，还会对今后个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可是，他怕自己干不好，因为自己没有在基层作领导工作的实践经验。如若干不好，不但辜负了领导对自己的期望，更重要的是愧对陷入困境的企业和靠银行贷款发百分之六十工资的干部、职工，这比自己个人的荣辱升迁更重要。一想到那四千五百多双眼巴巴看着自己的眼睛，一向自信的徐光犹豫了，面对如此重大的责任，他顿感沉甸甸的。

他抬起眼睛，对面墙壁上一幅油画映入了他的眼帘，油画很大，几乎占据了一面墙。

一片景致深远的浓绿森林，一束阳光透过稠密的树叶投射进来，画面上森林面积很大，阳光只占了很小一部分，但

就是这束阳光却使画面骤然跳跃出勃勃生机，徐光的耳边仿佛响起林间清脆欢快的鸟啼声。

这是一幅意境深远，耐人寻味的画。

郑校白发现徐光目不转睛地凝视墙壁上的画，就走到他面前，“怎么样，喜欢这幅画吗？”

“这是一幅艺术表现力挺强的作品。”

郑校白赞同地点点头。

“这幅油画，就是画家到北方特种机械厂写生画的，我很喜欢这幅画的构思布局：这整片的大森林就是我们国家的军工企业，而这束耀眼的阳光就是我们的改革方针政策，它将为我们的军工企业军转民带来勃勃生机。怎么样，小徐有信心吗？”

徐光搓着双手，勉强地笑了笑：“感觉心里不是很有把握。”

郑校白哈哈笑了起来，起身给徐光倒了一杯茶。

在宽大的办公室里，他一边踱步一边说：“你怕自己干不好。这种心情我理解，让一个没有基层领导工作经验的年轻人领导一个四千五百人，资产三亿多的副厅级军工企业的确是有很大压力，也有很多困难。”

说到这里，郑校白严肃地看着徐光，语意深长地说：“但是，在这次干部调整中，承受最大压力的不是你，而是我们厅党组。我们相信你在这场改革中，能够成功地领导企业走出亏损的低谷，实现再度辉煌。至于经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改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新课题，这方面经验不占优势，相反在某些时候经验还会成为我们前进途中的绊脚石，北方特种机械厂目前这种不思进取，因循守

旧的状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徐光的目光又不由地移向墙壁上的那幅油画，那阳光，那森林……

为了鼓励徐光，郑校白在结束谈话时用力地握了握徐光的手，“别犹豫！小徐，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这句话重重敲击着他年轻好胜的心，使他增添了迎接挑战的勇气。

“徐厂长！”

第一个这样叫他的是厅人事处处长蒋玉娟。

上班后的第一个星期六下午，机械厅和省计委在机关大院进行篮球比赛，徐光作为主力队员也活跃在篮球场上。

省计委篮球队和省机械厅篮球队是省直机关里实力最强的两支队伍，每年的省直机关篮球联赛一到他们比赛时，平时稀稀拉拉的篮球场边立刻里三层外三层地站满了围观者，他们的比赛无疑是机关大院里最激烈、最精彩的节目。

下半场比赛开始不久，省机械厅篮球队配合默契，显示出整体优势，逐渐将咬得很紧的比分拉开了。正在这个时候，办公室资料员小姜扯着尖嗓子将他从场上叫了下来。

“什么事儿，小姜？”

徐光接过机关工会主席递过来的毛巾，擦了一把脸上的汗。

“人事处蒋处长叫你马上去一趟，她说……”

“不行，现在不能去！”工会主席急急地摆着手打断了小姜的话，“你们徐主任是主力队员，现在正是关键时刻，这个时候可不能削弱战斗力！小姜，你告诉蒋处长有什么事儿

下个星期一再说。”

“可是……蒋处长说有要紧事儿。”小姜为难地皱着眉头，看着徐光。

“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徐光对工会主席说。

当徐光大步走进蒋玉娟的办公室时，蒋玉娟正在和人谈话，看见他来，立刻站起来，展颜一笑：“徐主任来了，请稍等。”

送走来人，回转身，看着身着运动衣的徐光，蒋玉娟一笑，说：“对不起，把你从球场上叫了下来。”

“没关系。”

蒋玉娟给徐光递过一杯水，风趣地叫了一声：“徐厂长！”

这个显得有些陌生的称呼把徐光逗笑了。

“徐光，任命决定下个星期就要下了，厅里叫我通知你做好移交准备工作。”

“这么快?!”徐光显然思想准备不足。

“其实也不算快，你出外学习了一年，有些情况你不了解，实际上为了这次干部调整，厅党组已经准备了整整一年。为了使你们这些新厂长将来上任以后好开展工作，去年九月，厅里已经对副厂长进行了先期调整，在只保留一个副厂长的原则下，把一些副厂长调整到了其他单位。北方特种机械厂现在保留的副厂长是宋鸿理，这个人你是知道的，人比较老实，工作也踏实，不足之处是身体不好，最近听说他的肺病很严重，前几天他向郑厅长打了个报告想去北海疗养，郑厅长已经同意了。”

1988年2月28日。

乘经济改革的东风，机械厅大胆启用年轻干部到基层第一线挂师的新举措一举出台了，这项极有魄力的尝试将一批能够迅速转变观念，接受新经济思想的优秀干部推到了改革第一线。徐光被上级任命为北方特种机械厂党组书记兼厂长，时年三十三岁，是这批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个。

在冷风中伫立的徐光此时思绪万千，从此以后也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将与面前这个工厂呼吸与共，命运相连。自己的才华和胆识，灵魂和想象力以及人格和思想境界都将在“厂长”这个岗位上接受严格的检验，“厂长”这个职位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重大的责任。

“徐光！”

一辆自行车飞快地向徐光驰来，定睛一看是他中学时的好友，现在北方特种机械厂基建处处长鲁永明。

鲁永明从车上跳下，一捋被风吹乱的头发，笑着说：“好家伙！你让我找得好苦啊。”

徐光微笑着紧紧握住鲁永明的手，什么都没说。

他们默默对视着，鲁永明从徐光微笑的嘴角、深邃的目光中看到了迎接挑战的决心。

徐光和鲁永明两人同龄，但论月份，鲁永明比徐光还大十个月。上中学时，徐光是团支部书记兼班长，而鲁永明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俩人性格迥异，但彼此欣赏，鲁永明佩服徐光聪明好学，考虑问题周到严密，而徐光则喜欢鲁永明直率豪爽、古道热肠的为人。

“你当厂长，首先要给我那儿调一个基建会计，我那儿急需一个专业会计。去年搞年终结算差点出个大乱子，做报表的都是外行，结果没有正确的把结余资金反映出来，后来银行非要扣收我们四十万元建筑税，唉呀，好说歹说才算把这件事儿说清楚。”

听着鲁永明的话，徐光只是微笑。

鲁永明一说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你看，你还没上任，我就给你汇报起工作来了，不说这些了，这些都是后话。”鲁永明话题一转，用手一指厂大门：“徐光，我们的厂大门设计怎么样？”鲁永明一脸的自豪。

徐光仰起头，又仔细地端详起大门来，“不错！很有性格。”他说。

鲁永明很动感情地向徐光介绍：“你不知道，翻新厂大门是全厂职工的一致要求啊！”

“一致要求？”徐光不由心里一动，他突然从中悟出了什么，仅仅一瞬间，他找到了感觉，他触摸到了企业渴望奋起的脉搏，看到了一种宝贵的企业精神。徐光的思想与企业职工的期望发生了共鸣与碰撞，他顿感一股热血在胸中升腾。有这样好的企业基础、有这样好的职工群体，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好呢？徐光恢复了自信，他觉得全身充满了勇气。

他转过头，真诚地看着鲁永明，坚定地说：“永明，我们一定要把企业搞上去！”

鲁永明紧紧握着徐光的手，兴奋地点点头。

“走，到我家坐坐，给我谈谈厂里的情况。”徐光兴致勃勃地说。

1988年3月4日，星期五。

春和景明。

这是北方特种机械厂的一个特别的日子，新任厂长徐光到厂里报到来了。早上9点，机械厅郑校白厅长、省委组织部袁部长和徐光一起走进厂办公楼会议室，同厂级中层干部和职工代表见面。

能坐二百多人的会议室座无虚席。清一色的灰色工作服让人眼花，不仔细看，很难辨认出谁是女性。

主席台上方横拉着一条红色横幅：

“热烈欢迎徐光厂长”

徐光身穿笔挺的银灰色西服套装，打着一一条暗红色细斜条纹的宝蓝色领带，显得十分端庄英俊，他一走进会场，与会者顿感眼前一亮。

“徐光！”

“徐光！”

“快看，快看，徐光！”

“喝！好个帅小伙儿。”

人群一阵轻轻骚动，一片窃窃细语。

连续三年的亏损，像一座沉重的山压在全厂干部、工人的心上，企业的希望在那里？改革的路该怎么走？谁能成功带领大家走出困境？……一连串的问号在人们心中盘旋。随着职工生活的日益困难，全厂笼罩着一种越来越沉重的失望和悲观情绪，但是人们又不甘心这样下去，他们渴望着从低谷中奋起。就是在这种矛盾交织的复杂心情中，全厂职工迎来了徐光的上任。

许多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的新厂长，徐光感到那目光

里有很多的期望。

会议由宋鸿理副厂长主持，袁部长首先宣布了上级对徐光的任命，接着简单介绍了徐光的简历，最后他谈了对新班子的希望和要求。

接着郑校白讲话，他的发言也较为简短，中心思想就是要求全厂干部职工认清形势，迅速转变观念，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刻，及时抓住这一历史契机，花大力气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民品生产。他要求全厂干部职工支持新厂长的工作，大打翻身仗，争取今明两年实现扭亏增盈。

郑校白最后说：“同志们，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我们只要大胆实践、勇于探索，坚持军转民的生产方向，就能从困境中找到出路！改革就是我们的希望之路！”

郑校白的一番话使与会者受到很大的鼓舞，会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这时，宋鸿理站了起来，他笑容满面地冲徐光一点头，略略提高了他那沙哑的嗓音：“现在，我们请我们的新厂长徐光同志给大家讲话！”

在热烈的掌声中，徐光微笑着站了起来，他沉静地环视了一下会场，深邃的眸子里跳跃着坚定自信的光。

“各位领导、同志们：

“能够到我们这个拥有光荣历史的企业任职，我感到很荣幸，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

“目前，我们厂处在低谷时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要气馁，因为我们有再度崛起的优势，这是我们在全系统值得骄傲的三大优势。”

“三大优势?!”

这个提法，使与会者感到很新奇，他们兴奋地看着他们的新厂长，静静地听他说下文。

徐光微笑着环视全场，他略略停顿了一下，如数家珍地说道：“第一，我们厂的科研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占职工总人数的比例是百分之四十五，这个比例在我们机械系统是最高的；这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是我们军工企业调整产业方向的良好基础；第二，我们有实力雄厚的机械研究所，因此，我们有能力迅速调整我们的产品结构；第三，我们是‘一五’时期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我们拥有许多企业所没有的良好基础设施。”

徐光说到这里，炯炯有神的眼睛环视了一下全场，提高了嗓音：“除这三大优势之外，还有一个最大、最重要的优势，那就是全厂上下不甘落后、渴望奋斗的精神，这才是我们厂战胜困难的最根本的保证。因此，我坚信我们有能力，一定能够走出低谷，实现再度辉煌。谢谢大家！”

一阵热烈掌声再次在会议室响起，身处逆境的人们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满怀信心地分析他们的企业优势，而这位分析者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新厂长，与会的干部职工眼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就在徐光讲完话的一瞬间心里就接纳了他，认可了他。他们决心跟着新厂长再度创业，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掌声持续了很久，掌声中包含着人们对徐光的殷切期望。

二

徐光的办公室原是一个小会议室，两年前曾经装修过，它的门比一般办公室的门大，是两扇开合的门，暗金黄色的木条将宽宽的门框包了一个厚重的门边，门上没有透光玻璃，是一个关起来严实合缝的实木大门。整个办公室实用面积约有一百平方米，有两个宽大的落地窗，窗外是一狭长的阳台，由于采光度好，整个办公室显得额外宽畅明亮。按徐光的意思办公室分成会客区和办公区，一进门是一圈长条棕色沙发围起来的会客区，中央是一个有六条金黄色圆柱的黑色玻璃茶几。会客区的斜后方摆放着一张黑亮黑亮的办公大台，有高高椅背的沙发皮椅喻示着主人的责任和权利。

早晨8点。

徐光身穿深灰色暗红细条纹西装精神抖擞地走进厂长办公室。

厂长上班穿西服！

徐光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打破了以往厂长上班穿工作服的习惯，使人们感到了变化的开始。

首先进入徐光办公室的是厂办公室主任代建国，他是机械厅系统有名的资深办公室主任，从事办公室工作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他五十岁出头，长得矮矮胖胖，有点秃顶。

代建国手里拿着笔记本，微微浮肿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他冲徐光一点头：“徐厂长，你好。我想向你汇报一下工作，不知你有没有时间？”

“噢，是代主任。请坐，请坐。”徐光忙起身，热情地和

代建国握手。

徐光在省厅办公室时和他打过多交道，他虽其貌不扬，但在机械厅颇有人缘。在徐光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政策理论水平较高，“综合协调”能力很强的办公室主任，而且笔头还很能来两下。

代建国戴上老花镜，小心而谨慎地说：“徐厂长，您到咱们厂来掌舵，全厂干部、职工都一致表示热烈欢迎。您昨天的讲话讲得太好了！大家都一致认为徐厂长年轻有为，一定能使咱们厂很快改变面貌。”

这种恭维的话，徐光不爱听，但为了不使代建国紧张，他只是平静地听。

代建国见徐光专心听他讲，他就放心地继续往下说：“徐厂长，我有一个建议：全厂职工都想见见您，您看是不是召开一个全厂职工大会，对大家谈谈目前咱们厂所面临的形势，全厂今后的生产发展方向，发展远景，鼓舞一下大家的士气……不知徐厂长……您认为如何？”

徐光点点头，“你这个建议很好。”

代建国不由长出了一口气，新任厂长肯定自己的建议，无疑是对他这个办公室主任能力的最大肯定。

徐光站起身，为代建国倒了一杯水，坐在代建国对面沙发上，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

“召开全厂大会是个时间问题，目前，我对厂里的情况并不熟悉，‘下车伊始’就‘呜里哇啦’，不好。我准备先花上一段时间，搞一下调查研究，尽快先制定出今年的生产框架计划。然后再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将计划交与群众讨论，集思广益，使我们的计划更符合我们厂的实际情况，同时可